

# 天下第一吃客

李弄宇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# 天下第一吃客

I 247.5  
594

86283

# 天下第一吃客

李霁宇



\*200090506\*

07285/03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3·海口

琼新登字 01 号

## 天下第一吃客

---

作 者 李霁宇

---

责任编辑 张 桐 周 旭

封面设计 杨 林

---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

总参通信部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9.625 印张 240 千字

1993 年 2 月第一版 199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---

ISBN7—80570—803—7 / I·252

---

定价：6.2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民以食为天，齐全宝自幼爱吃，长大吃出了水平，变成了会吃、善吃，并因吃而吃出了福气，开饭馆、开粥店，日进“斗金”，因吃也出了晦气，遭大灾、遭批判；而最终吃出了境界，被人誉为“天下第一吃客”。

在作者笔下，芸芸众生，无不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，诗人、画家、和尚、盲人、舞客、酒客、烟客、侠客……，讲述了饮食文化、烟酒元道、赌博骗局、佛家禅语、生死恋情，令人或激或赏，回味无穷。

## 作者介绍

**李霁宇** 1945 年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市。北方交通大学毕业，从事新闻工作 17 年。发表诗作 300 余首、中短篇小说 10 部。作品收入 10 余种选本，并得过奖。出版诗集《希望三重奏》、小说集《有人敲门》等。现在某文学月刊任副主编，并任昆明作家协会主席。

# 目 录

## 短 篇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天下第一吃客..... | 1   |
| 酒客 .....    | 21  |
| 烟客 .....    | 36  |
| 色彩的波动 ..... | 49  |
| 波动的色彩 ..... | 60  |
| 麦瑞怎么办 ..... | 78  |
| 女人.....     | 103 |
| 和尚和诗人.....  | 130 |
| 红桃 A .....  | 144 |
| 大鬼.....     | 157 |

## 中 篇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仇海恋波.....    | 170 |
| 一个世界不够用..... | 210 |

## 天下第一吃客

好旗场在川西。场相当于镇乡屯寨的意思。外省赶集、赶街、赶摆在四川唤赶场。这好旗场是个热闹去处，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县志上就有记载，不过语焉不详。早先年间卖七巧板、九连环、万花筒、升官图、骨牌、围棋、泥马、花灯、假胡子之类。渐渐衰败，倒是吃食摊子留了下来，更胜一筹，唱了主角。锅焖凉粉、醪糟鸡蛋、麻花散子、汤元豆腐自不必说，单那糖饼摊就有十来家。饴糖烧在青石板上，铜钱大小，用细竹纤一粘，移时冷硬，便可拿起如棒棒糖一般。更妙的是用饴糖在青石板上勾画人物、龙凤、花鸟，游丝走笔，细如毫纤，真个是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，引得许多小脑袋围着不肯走。内中一人，姓齐名全宝，吵闹不止，非要买个糖人不可。彼时，那糖人师傅正用糖丝浇画出两个人物，一胖一瘦，煞是有趣。“是哼哈二将罢？”全宝他爹也被迷住了。旁边有人说：“不像，是和合二仙叟。”那师傅呵呵一笑：“不是的，这叫饱汉，那叫饿汉哩！”果然像，众人惊叹不已。一问价，饱汉个大，贵，饿汉个小，贱。全宝家贫，他爹抖索一阵，咬牙给全

宝买了个饿汉。全宝兴高彩烈拿在手上，正得意时，不料迎面走来一个汉子，不小心撞在糖人上，跌个稀烂。全宝大哭。那汉子忙就近买来一大捧棉花，全宝哭着不要。汉子无奈，转回糖饼摊买来那个饱汉糖人，全宝这才破涕为笑。他爹呐呐说：“这孩子，就爱吃，满月时摆了许多玩具给他抓，他不抓小狗小猫小刀小枪，就抓吃的！玩枪也玩饼干手枪！”那汉子笑了，后来，全宝拜了汉子为干爹。若干年后，全宝跟干爹云游四方，到外省去闯荡天下，再后来回成都在科甲巷当了一家老板。这科甲巷所卖的玩具杂什就是学的好旗场。殊不知好旗场后以吃食著称，远远近近的人都称它谐音：好吃场。好字读第四声。那全宝是江山易改、本性难移，终不忘吃喝二字，遂跳槽开了一家饭店营生。以后成都有一条街专卖各种小吃，就仿的好吃场，那街就叫好吃街。

民以食为天。别的好说，唯这吃是一天三顿，见天还吃，吃了还想，饱了求好的大事，总也填不满那个无底洞的。

好旗场有一家烧鸭店远近闻名。那烧鸭不仅香酥脆嫩，最绝的是味道奇鲜，且渗入每丝肌肉之中，仿佛那鸭子天生就是这味儿，全然不需加料烹制似的。渐被挤垮的同行细探多次，此店进货之鸭均是本地所产的普通之鸭。众人不解这鲜味何以天成。烹制方法当然是秘不示人。这店原是夫妻店，不久妇人去世单剩老汉一人操持。既不请工，也不外传，成了独家经营。产量小，每日仅二十来只。物以稀为贵，声名更为大噪。连几十里外成都省的乡绅士卿名流也屈尊坐着马车、滑竿前来光顾。这烧鸭比不得其它熏

卤之物，得鲜买鲜吃，捎带不走的。忽一日，烧鸭店失火，大火封门，火焰烈烈。那老汉之店本是木楼，火势更旺，呼呼着响。老汉梦中醒来慌不择路，真往楼上跑。眼看火焰上窗口窜，不得已爬上二楼上的小阁楼。这阁楼成人字形，无窗，仅风墙处有一圆洞。老汉被逼近圆洞处，那里有风可透透气。无奈洞小身大，钻不出去。此时，街坊四邻都已诱到火屋前。内中本有眼红的，亦有被这老汉生意挤垮了的，暗自高兴，救火都不积极。眼看这火势越来越大。只见楼上圆洞中有浓烟冒出，旋见一个圆圆的头颅在动，听得一声声呼救声。众人却已救他不得。有好心人听得喊声凄惨，情急中只得将一盆水朝洞中泼去。只听扑刺一声，白汽滚滚，那头便缩了回去。兴许清凉一阵又耐不住火炙烟熏，又伸出头来。众人又用一盆水泼将去。如是者几次。那喊声渐次嘎哑无力，火势却有增无减。不一会儿，只见烈火浓烟自圆洞中冒出。那店被烧了个一干二净。

烧鸭的秘密就此失传。

数日后，老汉的儿子从成都赶来吊孝。这年轻人30来岁，穿一身灰色长衫，脚蹬乡下人少见的皮鞋，头发一片瓦似地贼亮。满七那天，他跪在灵前一夜，第二天变得满面鬼气，神色肃然。据说这烧鸭之法是他闯了大半个中国从一位和尚那学来的绝招。这秘密只有他一人知晓——

原来是将活鸭放入陶瓷罐内，在下用文火烧烤。那鸭受不住酷热炙烤，从坛口伸长脖子张嘴嘎叫。这时，便用配好酱油、精盐、白醋、料酒、花椒的作料止渴，暂时好受些，须臾之间更加干渴难耐，于是便复伸脖张嘴……如此这般一瓢瓢地浇下料汁，那味儿全入肌肤五脏。终于倒

毙。难怪这味儿透彻入里，胜似千种煨烧、万种焗焖之法。

如此吃法未免太残酷，与吃猴脑不相上下。殊不知因果循环，那老汉也死于此法。

儿子受此打击，夜夜梦见死去的鸭和爹大呼救命，僵尸般回到成都，再不干饭店营生，进而不再动手烹制任何活物，连厨房也不敢进了。幸得稍有积蓄，便吃老本闲居在这。不久便解放，他因祸得福，划了个城市贫民的成份，躲过了日后的三灾六难。

这儿子就是全宝。

那时，全宝的干爹早故去。这干爹祖上是清人，当过清皇室的御厨。早年间在孔庙办过满汉全席。一次宴会每桌光杯碟匙筯酒具碗盘就400多件。那一次摆席460桌，每桌上菜196道。因这渊源，全宝随干爹游遍京华江南大小酒楼，出入旗人子弟官宦人家，少不得吃喝嫖赌，学了些纨绔浮气，却也长了不少见识，学了不少绝招。那烧鸭之技仅为其中一招。不想惹来家父身亡大祸，刺激匪浅之后，他几度有心信佛，准备常年吃素，不料吃心不泯坚持不了，仍不免做了酒楼饭店的常客。其时，他已收敛不少。长衫皮鞋换作黑色对襟夹袄和圆口布鞋。有人说他染了梅毒，夫道尽丧，故此还是独身一人。钱财不丰，加之解放后又移风易俗，赌也戒了。怎奈这吃喝天性，总难易辙。食色性也，这食字当头嘛，是人难改。于是乎，酒酣耳热之际，不免闲话当年胜状，将一生中所吃的山珍海味——道来，如数家珍。没条件受用的凡夫俗子总爱来个精神会餐，何况这齐全宝还真享用过那等常人难遇的口福呢。有人细算了一下，上中下八珍他都吃过。按全宝的分法，这上八珍为

狸唇、驼峰、猴脑、熊掌、燕窝、鳔脯、鹿筋、黄唇胶；中八珍为鱼翅、银耳、鲥鱼、广肚、哈什蚂、果子狸、鱼唇、裙边；下八珍有海参、龙须菜、大口脂、川竹笋、赤鳞鱼、干贝、蛎黄、乌鱼蛋。有时他又多背出几样，诸如鱼肚、鱼皮、鱼骨、鲑鱼等，到底算哪八珍，他总是捋着几根虾米胡把话岔开：“岂止，岂止！除此之外还有怪八珍哩……”众人争问不休，他喝了一口白干，乜斜着双眼，用手指数道：“这个嘛——河豚，蝎子，毒蛇——”众人一听，齐叫妈呀，他不理会，继续数下去：“蚯蚓，蚂蚁，蚁蛋，昆虫，肉豆！”唯肉豆不明何物，他解释道：“那就是蛆！——将上等好肉挂在梁上让它生蛆，抖落下来，根根肥白油嫩，按炸溜之法……”众人咋舌不已。

那会是50年代初期，齐全宝已年约50来岁，却长得精瘦硬朗，面容精矍。他孤身一人，无儿无女，无牵无挂，不知是托早年口福之功，还是再没泄阳之故，看上去不足天命之年。偶尔到几家大饭店去指导一下，捞点外快，日子过得到也轻松自在。

谁知有一天，一家大饭店的大厨和一名干部模样的人来找他，说是奉上级之命，央他为迎接某贵宾献一道绝招菜。

全宝这人怪癖，高兴时随和，不高兴犟牛般的掰不转。见全宝不从，顿时便有说客盈门。“你还想不想再在饭店干啦？”“得罪政府吃罪不起呢！”进而有人说：“小心脱不了爪爪，说你漏划，改划个资本家呀！”全宝说：“老子不怕！能把鸡巴给我咬了？”干脆闭门不见，任人去说。

转天来了三五好友，都是酒肉朋友，传来闲话，说全

宝吹了一辈子牛，未见有真功夫！这一激果然有效，全宝吹胡子瞪眼睛骂：“妈×老子教他一样！”

全宝献招，有言在先：鄙人不杀生，不下厨，不动手，只教法子。所谓君子远庖厨是也。

这道菜为鹅掌。方法要诀是：地下挖坑烧一排火炉，上铺青石板，将活鹅从烧烫的“石板上赶过去，再赶过来，直至掌熟鹅死。记住：石板宜长不宜小，只准十尺；炉子要木炭，且用温火——不然会带上焦糊味儿！”全宝认认真真叮嘱，神色凛然。

这道菜果然博得贵宾和行家的交口称赞。从此全宝声名大振，始信他言之不谬，确有真格儿相事。

全宝亦有些飘飘然。不料乐极生悲又生祸端，险些要了他的性命。这一天时逢中秋佳节，成都天气，难得见到月亮，巧逢这夜云开月出，满月一轮，如银盘高挂。全宝兴致极高，约了五六个老友在家闲吹龙门阵。吃罢月饼，品罢佳茗又欣赏起石榴、煮花生、板栗、核桃和瓜子来。这全宝本是爱吃之人，嘴闲不住，日甚一日地爱上嗑瓜子。便大吹瓜子妙、趣、好处。这瓜子分三种：葵瓜子、南瓜子、西瓜子。小孩家及外行人总觉西瓜子难嗑，殊不知其味正在于此，试想，倘若瓜子长成西瓜大小，虽满嘴实惠，却少了趣味！瓜子之趣在于香，尤其在于少，永远吃不饱，永远可以吃下去。一番话说得个个口舌生津，几人便比赛起吃瓜子来。这全宝颇有经验，一手进，一口出，全然不用另一手帮忙，速度之快宛如机关枪，一送进了弹退出弹壳，毫不停顿。比得兴起，又到街上买来许多，吃完又买，足足耗费了七八斤之多，弄得满地瓜子壳屑，白花花一片。老

友散去，全宝还不想睡，将白日买来的几个兔子灯放在地上，点上蜡烛，拉来拖去一阵，这才倒床昏睡去。那些年老鼠多，半夜四处寻瓜子鲜饕。不想这地下瓜子壳多半为全宝所磕，极干净，很不容易找到半星残仁，老鼠不免气恼，东窜西跳，把一盏兔儿灯撞倒，这纸灯一燃，引得地上的瓜子壳着火。这屋又是老式旧房，四壁上均是竹篙拌灰抹浆而成，哗哗剥剥，全都烧起来。顷刻遍地火海。全宝被浓烟呛醒，穿着背心裤衩跳下床，见布鞋早毙身火海，只得光着脚夺路而逃。踩在燃着的瓜子壳上，火星四溅，噪噪直响，他烫得直跳，那瓜子壳竟还冒着烟粘在脚上，痛得钻心。全宝睡在二楼，楼梯也着了火。他连跑带跳，趑趄腾跟，总算冲出了火阵。脚底板烫了一大串火泡。这场火将全宝半生家产烧去大半。他却迭声干哭说烧了一件宝贝。众人问，他又不肯说。还当是些值钱的珠宝钞票。

“报应啦，报应啦！”全宝长嘘短叹。他认定了是做那道鹅掌之类的报应。幸喜他没动手，不然……就活该像鹅一样烫死！猛地又想到老爹的惨死，不由心惊肉跳。事不过三。发誓不再传那些残忍的不兽道的绝招，从此闭口不谈那些绝活。这场大火唯一的好处是：那折磨全宝多年的鸡眼给烧治好了。

全宝从此真的吃起斋来，不问腥荤。寻思着积善积德怕遭报应。试想，那被他吃过的飞禽走兽、鱼虫异物都来索命，全宝岂不五马分尸、万劫不复。谁知命蹇时乖，转眼到了困难时期。先前是够吃不愿吃，如今是想吃不得吃。那会儿人人都在减定量，猪肉每月二市两，先是瓜菜代，后

来吃厚皮菜、红苕藤、野草野菜。城里虽说不到吃树皮、草根、观音土的地步，却也是人人面黄肌瘦干巴的腿杆上胖了起来，一按一窝，久久不起来。人说是浮肿病。正巧那阵子街道食堂宣称：用先进方法超声波蒸饭，饭量大增，那会儿只求吃个半饱，只求数量，并不管营养不营养的。但食堂又称：这饭是用小球藻蒸的，极有营养。全宝不觉动心，平生头一遭入了集体食堂。这小球藻是种藻类，靠粪便培养。一般是修三大池子，用经日粪便水在第一个池中培养小球藻，五天后换入第二个池中，再五天，又换入第三个池。半个月后，一池黄水培养成功，据说颇有营养。就用这水蒸饭。那饭蒸出后，上面一层黄糊糊的东西。也不知粪便发酵充分否？有人传说性急的人等到规定时间便换池，那上面委实还是粪便呢！但黄糊糊一层下面却是诱人的白生生的米饭，终究喜人。于是便顾不得那许多吃将下去，营养有否，反正吃不出来的。全宝也不能免俗，大口嚼去。觉胃受用多了。想起早年间的海吃豪饮，面对今日奇吃怪吃，不觉黯然良久。又一次食堂卖人造肉，抢得一份，食觉像鼻涕，又想起当年吃像鼻觉似猪皮来，老泪不免又挤出几滴，后悔吃素太早了些，不然体内当多些老本可耗。

那年，好吃街早倒闭关门，嗜好的瓜子也绝了迹。酒为定量，每日一市两。无法可想只得央人从医院搞些医用酒精掺水酒。下酒菜是个大难题，这难不倒全宝：先是饼干，而后是泡菜，再后用儿根干辣椒，最后是绝招——盘炒“豆”：竟是几颗小黑石子，用盐在锅里干炒。在嘴里极有味，舔舔吮吮，似觉有物在内，安慰安慰感觉而已。且

可以多次重复吃来品去。

时值盛夏，一日，全宝饿肠辘辘，一个人在街上昏走。他口袋里揣有10几斤全国粮票，那会儿粮比钱金贵。自那次大火，全宝的家财已损失大半，这几年又坐吃山空，所余无几。一直小心翼翼，匀着省着用。抬头见一饭馆，一群青年人正在穷吃滥喝，均一色皮夹克，一打听是航校学生。一盘菜上来，一抢而空。有人醉了，笑着闹着在念什么，竖耳细听却是打油诗，说的是吃：

吃菜先夹顶，  
然后朝四方，  
狼吞虎咽不怕烫，  
见势不妙先倒汤！

怕是这些娃娃关了薪来此一乐的。全宝正想着，忽见又端上来几盘红烧肉，使窗外许多围观之人的眼睛发亮。那几个小伙子拼命吃去，手嘴不停，几乎象吃人参果似地囫圇进肚，还干着杯，是一种劣等酒。几人出门已是东倒西偏，撑得哼哼唧唧地。不防一出店门，一名不胜酒力的青年大声呕吐起来，那黄晶晶的红烧肉原封不动成块吐出。冷不丁几个孩子冲上去，抓起便往嘴里塞。那孩子像是乡下来的，穿得上气不接下气且破烂，打着赤脚。那几名青年都愣住了，一时不知如何是，张口结舌。全宝的胃像被人捅了一刀，忙闭眼顺气——瞬间，胃里翻江倒海，那世上所有的美味佳肴顿时变得令人恶心想吐。这是他平生头一回感到：吃是一种罪过，是那么令人生厌！

他背过身去，蹒跚几步，几乎失去一切食欲。正走着，从一铺走出一中年汉子，手捧一块干沙沙饼干状的糕点，忽

有一只小手扑去，抢了就跑，边跑边啃，待汉子冲上去抓住时，情知来不及吃完，径直往手中的糕点连吐唾沫。那汉子叫苦不迭，抢夺回糕点，又砸在地上，另一只手仍抓住那孩子不放。全宝一见不觉寻思：这不是刚才那伙抢……的孩子么？孩子年仅十四、五岁，瘦得皮包骨，蓬头垢面，倒是两眼显得极大，嗷嗷哆嗦不止。眼见那糕点是吃不成了，汉子举手便揍，全宝在旁带着痰声颤喊：“慢——”喊声把自己吓了一跳。“喊啥子？是你儿？你来赔？”汉子余怒未消吼道。顿时围上来一群人。全宝面子上下不来，牛劲上来，对吼：“老子赔了龟儿子！”说着。贼呵呵地摸出粮票，递去一斤。汉子顿啦，接过粮票悻悻而去。

那孩子不哭，双眼仍盯死地上的糕点渣。

“啥子地方来的呀？”

“好吃场。”孩子吐出三个字。

一听好吃场，全宝又吓了一跳，惊得说不出话。

旁边有人七嘴八舌追根究底。那孩子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极脏极皱的纸，展开却是：

证 明

兹因为公社粮食减产，故我公社社员之子胡狗儿外出，万望发扬雷锋精神给予钱粮支援。

好旗场城关公社（章）

“你爹妈呢？”又有人问。

“爹饿死了，妈——”

“咋个嘛？”

“给打……打死罗，说她偷……”

“偷啥子呀？”

“……猪食。”

全宝忽动恻隐之心，又知这孩子爹先前是卖糖饼的，不觉勾起童年往事，加之那向善积德的念头又在作祟，便拉孩子去吃了一碗清汤面。当夜胡狗儿就住在全宝家，全宝则打听了大半夜好吃场的近况。后半夜，雷雨大作，街口一棵老槐树被雷击断，原来树心是空的，窜出一条碗口粗的麻蛇。有妇道人道，这是蛇仙，动不得的，无奈众人都似饿死鬼投胎，顾不许多，终合力毙之。这蛇也是饿狠了，挣扎不动，被人轻易砸死。正围着发愁，见全宝牵着孩子过来，求他剖杀。这全宝犹豫再三，开了杀戒，叫人将蛇吊起，说话之间剥剖完毕。等熬出白生生汤来，众街坊敬他一大碗。全宝心下还发怵，将蛇汤全给了胡狗儿。狗儿一生何曾吃得这美味，乐不可支。吃罢甜头，竟向全宝表示，拜他为干爹，不走了。这全宝没料到狗儿会赖上他，本不情愿，转念起童年时往事和干爹来，念起平生吃罪太大，动了心。又见这孩子聪明伶俐，或许此生有缘，加之年岁增大颇感寂寞，便将狗儿留下作伴。好在全宝还有点生计，仗着各饭店的老关系，常轮流去各处打点油荤、占点便宜，但终不是办法。所积粮票全部告罄。眼看城里混不下去，打主意同胡狗儿回了好吃场。

全宝除那年父死奔丧后再没回过故里，一别10余年，面目全非，无人能识，只得暂居胡狗儿家一间破草房栖身。这乡间猫狗已被吃光，倒是老鼠特多。这鼠比不得城中之鼠，无毒无菌，足可充饥。于是每日带胡狗儿田边地角土埂田坎处转悠，教狗儿捉鼠之法。捉来之后，用稀泥包住，